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七目錄

清畫一

寄贈于尚書書

答權從事德輿書

贈李舍人使君書

贈包中丞書

詩式總序

詩式中序

報應傳序

蘭亭古石橋柱讚

并序

達摩大師法門義讚

天台和尚法門義讚

二宗禪師讚

能秀二祖讚

誌公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讚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讚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元眞子畫武城讚

沈君寫眞讚

王安吉寫眞讚

大雲寺逸公寫眞讚

楊逵處士寫眞讚

洞庭山福願寺神皓和尚寫眞讚

思村塔銘

并序

座右偈

唐杭州華嚴寺大律師塔銘

并序

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

唐石圯山故大禪師塔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七

清畫一

清畫字皎然俗姓謝氏宋靈運十世孫住吳興興國寺有詩名與刺史顏真卿諸名士酬唱預撰韻海鏡源貞元中勅寫其文集入祕閣

寄贈于尚書書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扑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

金史卷之二十一
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
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
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沈謀偉畧洞入
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聲振恒寰海斯可
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
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某一凡
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
常談泯泯人事鄰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欲有愚妄
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爲千古榮勤勤懇懇正謂

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

動作顛沛况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

一作山

追賞

風景

一作光

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

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

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

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

肺腸今故持差祇承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

伏惟鑒察愚樸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

異日此無多談

答權從事德輿書

權三從事足下傳吏至辱書謬蒙發揚殊增悚慙觀其立
言典麗文明意精實耳目所未接也幸甚幸甚貧道隳名
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繇瞥起餘塵未泯
豈有健羨於其間哉初貧道聞足下盛名未覩製述因問
越僧靈澈闕古豆盧次方僉曰楊馬崔蔡之流貧道以二
子之言心期足下日已久矣但未識長卿子雲之面所恨
耳先輩作者故李員外遐叔故皇甫補闕茂正故嚴祕書
正文故房吳縣元警故閭評事士和故朱拾遺長通故處

士韋此數子疇昔爲林下之遊遐叔當時極許貧道四十
韻之作其畧曰中宵發耳目形靜神不役色天夜清迴花
漏明滴瀝東風吹杉梧幽月到石壁此中一悟心可與千
載敵又曰不然作山計改服乘下澤君隳元亮冠我脫潛
師屐各倚高松根共逃金閨籍又能秀二祖義門讚其畧
曰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遐叔因此相
重元警著道交論比於高雲獨鶴意謂關於詩而不關於
事貧道亦無推焉今再遇足下見知則東山遺民時免櫟
琴絕弦於知已矣靈澈上人足下素識其文章挺拔瓌奇

自齊梁以來詩僧未見其偶但此子跡冥累遷心無營營
雖然至於月下風前猶未廢是公遠之友豆盧次方才識
超邁所得經奇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而不輕浮此乃山僧
惠眼遠見亦嘗與論物理極天人之際言至簡正意不虛
誕足下精鑒豈無此子乎在於貧道不得不言耳承索弊
文見已繕寫問元二十一判官木夾中緘封甚難以此未
及寄上彼來使無限請近作三五章至至之言旁通我法
佇以適山情助禪教耳幸甚十二月二十日皎然白

贈李舍人使君書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爲方伯畫跡在空林出處殊
疎音塵不接蓋理然也畫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疎道
親惟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知己嘗戲爲一章自詠
曰樂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昔
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畧其元黃
而取其駿逸畫今日於公卽道林逢太傅之秋也又畫於
文章理心之外或有所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何能苦
健羨於其間哉頃者目疾相嬰濛濛如隔煙霧兼患脚氣
行李不進昨承至止病中不獲躬詣門闌披敘離濶形礙

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兼簡雜文畫性野思拙機淺忽若
偶中風律終期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畫白

贈包中丞書

改年伏惟永感罔極畫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惘然
悲愴去歲馬某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惟中丞尊
體萬福卽此晝蒙免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畫却顧
鄙拙盡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堆案
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凝心悉到耶今海內詩人以中丞
爲龍門賢與不肖雷同願登仰測中丞之爲心固進善而

拒不工也晝無西施之容不合輒議西施之美然心之服
矣其敢蔽諸今之馳疏實有所薦有會稽沙門靈澈年三
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此則聞於故祕書郎
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嘗所稱耳及
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竝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情致
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覲則
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則有松
樹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答范祕
書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衰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天

寒猛虎叫巖雪松下無人空有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香
獨爲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題
李尊師堂則有古廟茅山下諸峯欲曙時眞人是皇子玉
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蔣山作則有禪門至六祖衣鉢
無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作則有天台衆山外歲晚當
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傷古墓作則有古墓碑表
折荒壠松柏稀福建還登黎嶺望越中作則有秋深知氣
正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茱萸
憶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看

又有歸湖南詩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
如今還向山邊去惟有湖水無行路此僧諸作皆妙獨此
一篇使畫見欲棄筆硯伏惟中丞高鑒宏量其進諸乎其
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
昭愚老不達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
慧無慙安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緇流所歸至於
元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興也畫
疾弊末期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公三五首謹憑靈澈上
人呈上年暮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爲指瑕幸甚幸

金史卷之二十一
甚畫白

詩式總序

夫詩者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彼
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不能
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局須難雖取繇我裏而得
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
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洎西漢以來文體四變將恐風雅
浸泯輒欲商較以正其原今從西漢已降至於我唐名篇
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無天機者坐致天機若君子

見知庶有益於詩教矣

詩式中序

貞元初余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喧喧非
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聆
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坐相對無言
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爲侶所著
詩式及諸文字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而笑言曰我疲爾
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爾是外物何累乎我
哉住旣無心去亦無我今將放爾各原其性使物自物不

關於余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壬申夏五月會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溫兮其言使寒蘖之欲榮儼乎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余乃受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陳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簡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歲曾見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偏見以夙昔爲詞耶再三顧余敢不唯命因舉邑中詞人吳季德卽梁散騎常侍均之後其文

有家風余器而重之昨所贈詩卽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不使瑯玕與砒砒齊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

報應傳序

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垂教之意也或曰盜跖日殺不辜而終天年顏回積仁累行而不幸短命天之報施是耶此皆本於天也今請以釋氏論之夫生生之理罔有關於業則報施有歸報施有歸則因果不爽因果不爽則

空見不生有去來三世之殊故鉅細必顯有染淨二心之別故涇渭旣分性自我能命自我有豈神授而天與乎涅槃經云無有自作他人受果豈怨天尤聖乎知遍計有如龜毛兔角決定無也依他緣生非自然也圓成寶性體則妙有相乃真空其一切恒沙功德不周靈空無爲而無用也右若沙門法海字文允俗姓張氏朱方人也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學外儒釋該通六書究其源流三易窮於變化嘗謂予曰佛法一門獨開心地皆椎輪也於戲天造溟滓惑網高張非大

圖真詮曷能示明明之義俾羣生知正修之路哉日者象
季之數吾道陵夷朋溺妄空謂無因果公乃救將弛式紙反
之教衰弱喪之子其報應昭驗見聞可憑者因採而記之
編爲三卷鱗羽有性之類亦皆附焉以爲動物尚爾而況
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下以軌正於邪宗上以裨益於真理
若佛日未墜於地庶幾將有證焉

蘭亭古石橋柱讚

并序

山陰有古卧石一枚卽晉永和中蘭亭廢橋柱也大厯八
年春大理少卿盧公幼平承詔祭會稽山攜至居士陸羽

金剛白月
因而得之生好古者與吾同志故讚云

古橋石柱亭亭殊類渾璞璘玢亂錢蒼翠遺在蘭渚遷於
客位雲狀未銷水痕猶漬在物頗重則人無棄石豈有心
求人所貴若瓊與玉呈礞蘊異如彼陸生不文其器此猶
可轉豈君同志

達摩大師法門義讚

我師西來傳於真訣大輪當路小乘忘轍冥冥世人初見
日月權迹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讚

我立三觀卽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像之性空江月輪以此江月還名法身

二宗禪師讚

裁玉爲璧一體殊稱二聖淵淵果名同證安贊天后寂佐元宗卷道就迹與時從容邈邈安公行越常致高天無言九有咸庇大海無心百川同味不授心印但以無言應世而物無不化瞳瞳大照有跡可觀不異六宗無慙七祖禪岡一傾人天何怙

能秀二祖讚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

斯一南北分宗亦言之失

誌公讚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阨隨物
有終務形駭俗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讚

觀淨之筌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爲喻應知離相或未
圓通吾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讚

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

不移聿來化人慈力所爲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出現湛兮凝心於內怡然示相於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卽湖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恤允之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女且不正名蓋取宜子之意也公以積德樹仁膺其錫羨雖菩薩大慈不昧亦江漢間氣所鍾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斯蓋申甫之儔乎於戲至誠旣敷上願思答乃於寶勝殿內按經圖變祇於

壁上觀示現之門不捨毫端禮分身之國詞曰

聖人之體今有而無迹至人之心今用而常寂公之小君
兮惠性造微我之大士兮慈心莫違保幼子兮永貞無悔
覲眞儀兮常明不昧慈爲雨兮惠爲風灑芳襟兮襲輕珮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

佛以大慈療生死巨瘡示藥師名以大知證圓明妙身受
琉璃稱無私之鑒湛乎不動誠懇之至感而遂通湖州刺
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得之矣頃因懷妊
默念於心先徵佩印之祥載見懸弧之至遂圖此變以答

佛慈光射金扉日月不開於天上影朧珠綴煙霄自出於
壁間東方如來瞻仰長世輒揚盛美有愧謏才詞曰

藥師之仁隨心至今十二上願慈不遺今琉璃之身爲我
示今八十種好相畢備今繪像報德公夫人今初祝允子
果克禋今早見才童邁人倫今將成大器應甫申今如來
惠父長可親今貽厥孫謀壽萬春今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元真子畫武城讚

烏程魯邑異日同風洋洋絃歌復聞我公元真跌宕筆狂
神王楚奏鏗鉤吳聲瀏亮舒練雪似頒彩霞狀點不誤揮

毫無虛放藹藹武城披圖可望咫尺之內天高水清月疑
山吐風恐松聲晴雨雲住春冬草榮比公爲政德暖生成
盛烈暉暉雙揚厥靈

沈君寫真讚

誰識英姿披圖宛在月動光芒風生神彩勾毫點睽天質
無改聽似欲言窺不敢怠佩可鳴玉冠宜附蟬鸞翔鶴顧
志氣翛然侯伯之量於斯鑒焉

王安吉寫真讚

性正氣高外爽神徹遠人澄渟秋天寥泚銳工傳逸點漆

開頤風儀秀發毫髮無遺當獨立處似不言時如嘖如顧
何慮何思披影相對真身是誰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畫與理冥兩身不異淵情洞識眉睫斯備欲發何言正思
何事一牀獨坐道具長隨瓶執堪瀉珠傳似移清風拂素
若整威儀

楊逵處士寫真讚

識洞才高天貸神與霜練之上逢君不語聳聳山立翹翹
鶴舉置之巖石邈然無侶

洞庭山福願寺神皓和尚寫真讚

虎頭將軍藝何極但是風神非畫色方顙明眸亦全得我
豈無言道貴默雙飛曙起趺坐時百千門人自疑惑

思村塔銘

并序

東漢始有佛塔之制或冶金埏坏琢珉雕杼觸類可作蓋
惠門之扁鐫也我唐大厯丁巳歲建子月某日沙門某洎
居士若干人於思村東北古隄之上樹修塔焉粉櫺素簷
炯如雪積雖埃氛晝晦月魄宵淪重重入空千里可矚使
夫倦鳥有托迷客知歸燎叟弢弧以革心漁童卷緡而易

慮作者之志其仁溥哉

崇崇靈塔掃氛孤出平砌沓雲層輪麗日瓊容皓曜雁影
依稀初驚地湧忽視天飛塔何情矣監惡斯止塔何言哉
誘善不回至人默默與我同德寂語忘教而人自效明明
者闕一曷可齊焉上階於天下窮於淵深谷爲陵其功不
騫

座右偈

水月無根緣生則有莫辨其端莫窺其後以有爲瑕以無
爲垢不廢不立誰觸誰受寂念淵元紛然何咎

唐杭州華嚴寺大律師塔銘

并序

魏晉中穎邁之士多尚出塵白足高步於海隅青目遐視
於湘表千有餘祀禪律師宗吾知若人出秉伊說之鈞處
躡黃綺之躡亦躬珪之與和璞隱顯之殊乎我律師其人
也法諱道先俗姓褚氏踰齠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
學通毗尼於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蓋天資真士爲東南
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常持法華兼創佛廟泊沒身不
怠也世壽七十九惠壽五十八上元庚子歲仲秋月示滅
於本寺是日馳陽昧昧淫雨颼颼烈風崇朝嘉禾爲折乃

東土福盡之徵也俄然喜氣五色亭亭如蓋移晷不散徧映精廬卽西方往生之意也初吾師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視色觀身彌陀具相忽現師前滿庭碧花昔所未覩其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師謂師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五之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悲夫非哲匠去世安至是耶門人神烈義精等攝齊何仰繞塔徒哀履名跡而可師書琬玉之不墜詞曰

我法末季哲人是生眞慈在物澤灑颺清高戒嚴身佩月與瓔貽訓徒張逝不可作瑞花冥濛卿雲縈薄靈輜何止

於此山椒寒飈斷續影塔蕭寥五峯諸子泣望終朝

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洎鴻濛以還民溺情
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真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我釋
迦本師獨開宗極遽而告滅降蘊魔也在而言逝爲狂子
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飲光飲光以下二十四聖降及
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能公能公傳
方巖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巖卽佛川大師
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邱長寔之後世居潁川顯

祖某永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勲封丹陽公祖某雙溪穀熟二縣宰考某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閥而未嘗自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於葷圃口不嘗於鱸噐神夢髣髴長聞法音旣而誕焉年漸及壯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時卽開元七年也耳未誘於聲戒眼不瑕於色塵清行剋終如鑒寒玉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高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淨論紛若心卽心之法至矣哉西詣方巖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

空之淵而不疑放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年將有願於

清涼山淮汴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

闕

文於

上石爲神明柰何使我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

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

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居言

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

法號更有異器畧而不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

歎曰夫人生百年蓋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

吾將往淨方爾曹勉之於時報年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以

其年正月十一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佛湘川西山有慈烏滿林舉眾驚異受法門人自湘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秉律網默持心印惠解比丘卽其人也德與物敷言隨性寢聲采不飾世謂渾金惠敏比丘卽其人也外學以文內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丘卽其人也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真卿獨孤公問俗杜公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於禪者也謝太傅之通於宗要殷深源之造於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顧謂小

子志之予曰必使覩至人之奧知地位之極則未敢聞命
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諸靈石
詞曰

青山我廬白雲我曹吾師處焉人遐跡高跡高伊何降心
鍊魔傳教方巖傾珠竭河持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異月
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鞅若搖
空輪如颺風響何爲告滅亦由狂子忽示雙桐空棺隻履
佛去川在人亡寺留使吾舊境寂寞長秋泣露草繁悲風
樹滿此物無心盡如淒斷門人千萬昔爲法來悟者不覺

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峯晝開真子相顧全身在哉

唐石圪山故大禪師塔銘

并序

天作高山山孕人靈其間氣則賢人當之而動用有異夫
黃鶴遊於天驪龍樂乎淵從其性也賢人治世則匡贊我
后出世則誕敷上乘圪山禪祖其人也師諱神悟字通性
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板蕩遷家於吳之長水世襲
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業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
力將何施開元中詣前溪光律師請醫王之方執門人之
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日理懺二日事懺此神聖所授行

必有徵遂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熱難捨之指異光如
月朦朧紺宮極苦可以感明神至精可以動天地蓋菩薩
之難事歟洎天四中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天八中舉九異
行名隸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歲置法華道場九旬入
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薄日而
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性耶方結宇於勞勞
山東中據石圯達分仙渚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
中夜有山神現謂禪師曰弟子卽隋故新成曹世安生爲
列侯死典南嶺今和尚至止願以此永奉經行言訖隱而

不見故吏部員外李公華今殿中侍御史崔公益嘗問孔
老聖教優劣於吾師對曰路伽也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
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春乾水取月之相去天何遠乎去
辛卯年春寢疾大漸於戲悼死樂生下士之事吾師了性
空豈關情哉便趺坐告終歸於寂樂其時世壽六十三惠
壽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燦然在
矚蓋由專精所致門人湛一圖一潔身力行夏淺功崇亦
分河不絕之意也吾聞古之君子生有名而死有謚勲業
昭乎彝器箴規煥乎方冊何有哲匠作人天師遺德不書

吾誰仰則銘曰

聲傳於籥剖之無根象出於鑒窮之不源至人應物體寂
名存寂可神照名宜性泯妙用無生示生而盡燈留火續
骨化珠分真子徒仰慈聲不聞堂披遺影地起方墳萬木
春析諸天晝曛年年世上空望歸雲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八目錄

清晝二

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 并序

唐湖州大雲寺故禪師瑀公碑銘 并序

唐蘇州東武邱寺律師塔銘 并序

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大德詵法師塔銘 并序

唐蘇州開元寺律和尚墳銘 并序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唐洞庭山福願寺律和尚墳塔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十八

強居士傳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八

清畫 二

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

并序

水之性不動而鑒得非夫實相之體耶雖積爲洪溟而未
嘗變亦真我自在之妙致也如來大師獨秉至教羣聖拱
手俾冥冥到識破堅冰之惑豈逾一念之中哉靈隱大師
雖外精律儀而第一義諦素所長也故小子誌之大師生
緣錢塘范氏諱守真字堅道齊信安太守瑄之八葉禮旣
冠衆君子器之夙有邱園之期不顧元纁之錫遂詣蘇州

支硎寺圓大師受具足戒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久而方沒蓋得戒之禎也後至荊府依真公三年苦行尋禮天下二百餘郡聖教所至無不至焉無畏三藏受菩薩戒香瞽寂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三千餘遍南山律鈔四十遍平等一雨小大雙機在我圓音未嘗異也乃發殊願誦持華嚴遂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惘然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三百遍追宿心也又轉大藏經三遍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峯時大厯二年也

至五年三月寓於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
來亦乘如而去亦其必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
安可得乎吾非至人豈逃其盡以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於
茲地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旣多度人無數
今不復紀也顯明弟子蘇州辨秀湖州惠普道莊越州清
江清源杭州擇隣神偃常州道進如彼鸞鷟之彩共集旃
檀之枝江淮名僧難出其右畫之身戒亦忝門人幸參四
子之科獨許一時之學斯文在我何敢讓焉詞曰

房星在天降爲應真好爵縻我視如埃塵旣投其簪亦壞

其服戒日纔佩禪秀乃沐四十餘夏振振盛名大江東南
爲法長城宣尼旣沒微言乃絕我師云亡真乘亦輟靈隱
峯上春日秋天風生松柏如師在焉持教門人楚英吳傑
儒方荀孟道比文列宿習未盡妄涕猶雪宿已忘真如水
如月古之君子名書彝器大師不書將墜於地紀功者銘
傳心者燈藏諸名山不騫不崩

唐湖州大雲寺故禪師瑠公碑銘

并序

昔在穆天子我如來大聖沒於西土蓋示身也其聲教紛
綸湮沒而復紀者九十六種外道持衡於五天是僭佛號

俾戒月生魄寶星爲彗涅槃河水汨泥揚波而天下騰口
襲心覓然而喪精矣我本師爰勅大士中興南州激童蒙
竅禱杌摧異道破邪黨彼日月是出燭火不息其爲光也
不亦難乎其有躡清氣允種性雲龍相召與蒼生爲春則
我大師矣大師諱瑀字真瑛俗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
先世國於沈因以爲氏按春秋沈子之後也五代祖敏梁
東陽太守不言而理不猛而威揚之以和風灑之以甘雨
殷氏旣喪公其嗣焉高祖某勇而仁直而信少好理體機
若缸轉六歲讀孝經至參不敏畧而不讀師問之故曰此

大人稱之而小子曷稱之十七州舉孝廉陳侍中徐陵特相器重名位不達終於邱園曾祖某學藏於晦辨守於訥大業之際州辟不起祖某考三教之源精一貫之旨結廬於金鷺山下怡然獨得父某湖山是傑言行孔臧里有不爽而訓之隣有不給而錫之煥兮春風凜兮寒松心可以育物德可以垂裕以五世樹善而瑀公生而聰慧不以師受年未總角辭親出家患身之資忘若遺蹟爽口之味飲如我仇以如意年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口世事怡懌至道弱冠遊東京大福先寺厥受大戒懇懇勤勤不遑假寐

三日之夕戒相出焉見有神人假然在目倏來忽往或同
或異得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於
大雲道場堅執律柄僧綱釐舉不亦宜哉公素履純龐無
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若
泉湧撓我聖教擠我妙門公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
首挫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
匝或二日或三日一匝苦節貞勵飲冰茹霜夜有聖僧九
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
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公常喟然曰

自明帝夢金人孫權獲舍利茫茫中土是有正法而德清
偏邑罕有塔寺使蒼生蒙昧罔知所之悲夫至人無名陶
鑄而名之耳安可糠粃有爲金壁無相二見齊楚瞽性者
流豈知履如之功萬法無外此大菩薩自在之盛行吾將
爲爾行焉於是繕以香臺作以蒞殿卿雲蓄泄於戶外麗
月昭回於簷下是知觀象大壯法誤雲室豈不宜哉前後
寫經二藏凡一萬六千卷不以皮爲紙不以血爲墨是身
是穢靡潔書寫非難捨哉晚節工於禪門頓入懸解言越
性靈之外心冥文字之表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

將入地獄冥見瑤公引至王所謂王曰此師解講涅槃經
大王宥之王曰唯聞嚴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此再三
王不能屈因赦之嗟乎至人之作用不動此身而流形於
彼非無緣慈力何哉曾見鄉人施羯音桃牛者天然不孕因
而出乳及瑤公寢疾日有饋之非夫人含動植德感明神
亦何能致此希有之事也他日蹙然改容據梧而歎昔孔
子蚤作悲歌於門者此聖人所以同我生亦同我死莊生
曰適去夫子順也吾亦何懼哉以十一年秋禪坐滅度嗚
呼婉婉蓮步應隨白雲寥寥香林空見孤月余不知其至

人幽機妙用髣髴化爲天星乎飛爲列霓乎不然將有異名於他國乎某月某日飭以靈龕崇以寶塔擊以法鼓吹以法螺門人號慟於是葬斂十二年春將欲啟靈龕遷寶塔炎炎金火以求舍利豈知容色不壞凜然如生識者以爲涅槃本義絕動植之知窮寂照之惠存不壞之身滅大化之體此四者而公得之昔少林孕鬚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寺主元曜等皆秉大明惠開道區中吠琉璃天移夕爲晝彼什公四子亦季孟之間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澹主客郎中姚沛稟龜溪之靈鷲山之英門多才傑世著

匡佐而瑀公善焉刺史楊惠才識深敏器宇調暢虞譚之
流也令吳測微清慎有度奸回無欺賀循之流也皆入境
問俗飲風眷德徘徊歔歔有恨來暮嗟乎法本無名是歸
寂樂門人垂淚願刻豐碑予誠不敏哀以見託銘曰

法本無生示生兮法本無名強名兮大師振振冲邈兮蒼
生茫茫啟覺兮堅持律藏是非兮深入禪門杳微兮驚峯
岑峯莫涉兮龜渚澹蕩莫測兮五千佛懺是禮兮十二經
文是啟兮聖僧異人降語兮牯音桃牛非孕垂乳兮同眾生

病同差兮同眾生沒罔壞兮門徒病矣號絕兮姻族潛然

嗚呼兮烏臺華省思人兮邦君邑宰敬神兮無言可象湛
寂兮身謝名飛刻石兮

唐蘇州東武邱寺律師塔銘

并序

律者聖道游入之津爲心見所瑕多溺近果不然則極地
之堦乎武邱律師諱齊翰字等至通教之士也吳興沈氏
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某隋魏州司馬祖考二世不
仕律師綺歲從大人至山寺覩高靜無塵之躡惻然有宿
命之知因請出家大人從之至天寶八年八月五日奉制
度配名永定九年十月依分壇受具足戒後移名開元大

歷中移名武邱皆兩州道俗所請也律師道性淵默水則
淡然蹟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
行鼓簧之士哉晝始疑斯人未造精極因問業報之理如
何師對曰夫鼓毗嵐之風有物皆壞而靈空不動蓋無相
也心且無相業何累焉但懼陷於偏空妄撥無耳絲是始
知律師心之所至精相部義窟洞法華經王蘇湖戒壇每
當諸首大歷十年某月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
頓現蓋精誠之所致也至某年春秋六十八僧夏四十七
遇疾之日謂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回翔我前爾曹見乎

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卽以某年某月終於本院
受業門人如隱壇場門人宣兌誠肅禪心律儀已有時譽
晝則律師之鄉僧也戒有一日之長許爲法兄昔媿隨肩
今傷分影有清規之可採則文石而言焉銘曰

漫漫

去聲

情海多生沒今超超我師一念越今舊寺龜溪爲

僧傑今新居武邱匠時哲今適來示生亦示滅今山上人
間有遺轍今故雲茫茫餘水泱泱留廢房今黃蘗心苦青
松節寒對空壇今升堂門人結社居士依扉履今或刻貞
石或書勝幡思師存今

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大德說法師塔銘

并序

西周之叔世本師淪蹟於拘尸那城千有餘年教行東漢
元綱遐屬殆如綴旒而先經異時至機終義故我唐聖歷
中大方廣梵文四譯斯備雷霆始懼於魔耳天地再造於
人心瞳瞳無邊佛日正出其時私道之士有燉煌公得他
心稱是文殊後身洎四葉傳於吾師本孫氏之子長沙桓
王十有三世孫母也初感夢吞明珠遂黜蠱惡葷誕彌厥
月生有異表中歲若成寥兮真姿不棲於俗願移榮於道
忘錫羨於家至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鬱爲

教宗終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
山木爲羣故地思貞大師屬我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
心以靜銳智與經冥徹照淵元萬法一念宵景盈空而不
見晨曦溢目而何有有而不可有者吾其見真師之心哉
受經彌時乃疑未契其夕夢乘大舩直截滄溟橫山當前
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鳶戾懷襄止濟峯竦竦而忽焉雲溶
溶而在下旣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
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花焉天寶六年
於蘇州常樂寺畫盧舍那像寂念初明十身竝現日月何

咎惟吾師自知大厯三年講於常州龍興寺纔登法座忽
有異光如曳紅縷漸大縈於香室久修行者會中光覩前
後講大經十遍制義記十二卷誠感之事此類固多今畧
而不載受業比丘大初付以香爐談柄知其意有歸深於
吾道者則有尋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荀
孟雖賢議德其造形之異乎至大厯十三年十一月七日
沙門惠覺夢巨塔橫仆陷地二級無何而吾師示疾頽門
人曰死生者衆人之桎梏至人之作用昔尼父逍遙與杖
發泰山之歌蓋欲顯本知終示動歸靜吾非不敏幸異夫

流遁不返者乎言已奄然與物而化春秋六十一惠命三十二以其年某月日甲乙建塔於某處終終之義也噫素旌晨出異昔經行眾籟啾啾以風號細雨茫茫而天泣世流有逝法流何逝而常清世土自騫法山何騫而常存吾知夫一貫而何言時邗城肅公得離性之文代予爲銘刻石松門辭曰

銘闕

唐蘇州開元寺律和尚墳銘

并序

至人於生死一也物有之我亦有之若日月可蝕虛空可滂乎在至人爲宅心之勝地誠瞽夫不返之瀑流哉於戲

我法自五天揚於漢廷八俊四賢橫世傑出後之學者聆
休風企高躅何吾師之穆其芬馥歟吾師諱某字某先劉
氏之子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烈祖某永嘉南遷爲丞相
掾四代祖遠隋東陽守顯其遺榮之蹟畧載本枝全拔俗
之高不書後葉蓋亦垂訓之意乎吾師幼孤伯父哀字如
禮名因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稔因請伯父
哀而捨之事靈隱某禪師因問師入道之次師語曰夫爍
火明乎太虛以爍火之心當太虛之境境非心外心非境
中兩不相存兩不相廢今我所證是爾所知曷有萬法之

深淺優劣乎語畢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大師鑒真傳講於會稽大師曇一至德中舉高行隸名開元乾元中有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吾師其選也頃年淨土一門不愆於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達之說何者夫出言卽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况我正念乎於時六十七天年三十六僧夏一十六壇場孤制律樞正持僧綱自胥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疾而逝其時有庭樹一本枝葉扶疎及吾師將亡之

朝花正拆而遽萎條始繁而方折亦恒河水上旃檀樹枝
榮枯之意也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邱西寺松門之
右嗚呼青山不歸白林長謝秋原之上萬境皆悲雨冥冥
而晝陰水浼浼而東逝門人道亮道該清會亮以毗尼繼
其行會以才學儔其賢該以詞華蹤其美三子之外居廊
廡者充江漢焉故觀察使韋公元甫觀察李公栖筠今虢
州刺史李公紆今御史中丞李公道昌林下之蹟可追山
陰之遊尚想懷人撫事相顧泣然晝實獲才曷足掄揚盛
美以吾釋門之事安敢讓焉詞曰

本師示終兮元綱絕香山崩兮香海竭大地動兮旃檀折
人天冥兮千光滅我師出嗣兮遺教張如何斯人兮天不
臧星旣雨兮地亦霜生涯昧兮四流長捧遺言兮循往跡
庭無人兮月寂寂百年遐壽兮日長夕萬春上服兮塵已
縈門人慟兮世人悲瞻影塔兮山之垂宿昔經行兮舊路
岐雲眇眇兮雨霏霏方城芥盡兮長乘移樂石香名兮不
騫不虧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碩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於

羣教之表自第一義諦皆我之蘊廬也况儒墨名法道家
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卽其人也大師諱道
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
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
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初受具戒事報恩興大師首宗
毗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嘆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
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像無
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
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

之際大教洋溢霑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士
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
士亟歸乎我如凱風微揚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
樹智論一性之教卽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乘也
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
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丕出正念無遺卽中蓋如來
一斯教之扁鐫也天下宏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
天台去世教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東陽東陽傳左
溪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倫傳教

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
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衷嘗
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
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
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
景揚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
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
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
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聲在乎窅冥此持

經之心也大厯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乎自江以東愬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開淨土當生之業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聞得記方等四部喜

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
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
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惟常住
乎常住不存我法安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
以登身田是修期聖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
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
機講法華元義天台正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
願盈乎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
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

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象法梁壞苦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蓋公輪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乎示疾之日驕陽久憊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黯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

等高志警拔德鄰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予
雖後學夙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

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洸洸大師與道
爲藩義天無字慈釭不昏巋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闢院
夷荒而趾乃基靈峯靈峯崇崇乃啟祕藏祕藏彤彤天色
在下日輪當中真經無言至象非象冥理徹性不昧不朗
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巖我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
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邱漠漠
細雨霏霏攜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尚阻囂囂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魔民爰得其所吾師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宏我經
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氏儀形塔影亭亭長在
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爲喻

唐洞庭山福願寺律和尚墳塔銘

并序

道賢上游其德如陽和亭毒萬物生而不予成而不繇或
曰異於是蓋繇無生空惠冥乎其間哉暨洪唐盛明之朝
我法尤重五教四分颺揚景張南山律宗居天下第一後
弟子如大師鮮矣大師望出徐氏諱神皓字宏度八代祖
摘齊竟陵王西邸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其文與庾子

山齊名逮陳氏革命因佐吳邑遂家姑蘇高祖碩學通三
禮中年卽世曾祖曇隋王府咨議參軍祖德恭潯陽郡詞
曹考君定深於釋典不屑名宦大師天情耿潔風韻朗邁
幼負脫俗之姿嘗有言曰沙門者高潔其道秉空王平等
之性一念不昧坐登佛階吾自知此身履龍淵取明月岳
有三圭之貴重侯之高而能動我心哉乃依杭州龍泉道
場一和尚出家敗髮損容越出流輩鏗然法器如琢玉焉
天寶六年天降板詔請釋真行一州許度三人獨居薦首
吾以是知大師初皈佛教滌心地也今奉國恩正世名也

因隸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鈔於
曇一大師五夏未登學精三藏天台宗旨難爲等夷淵元
絕思之科如良庖之導大窾也十講律鈔五昇壇場傾江
而東願禮其足後生學者仰其聰明惠性如追麒麟之步
大師嘗引錫西望想包山舊居包山卽洞庭仙都之一峯
湖澄氣清日出水上疊嶂合沓生乎影中得非天遺此中
與師成道耶乃命舟而還使野童誅茅山童掃石顧左右
曰昔者如來崇飾塔廟乃是啟發羣信開人天淨境豈爲
已哉此少墮廢久之非先師本意乃闢僧院創食堂衆有

怠慢者醜其行而理之舍有傾者惡其邪而正之墾田置
莊開畎泄澮功旣成矣業亦博矣百千人俱皆受其賜曩
日洞山水滸業湖之氓習鼃咽川繒繳亘渚大師以如來
不殺之戒黜彼鱣食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乾元祀有
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律戒因請住開元
寺欲果願具且懼簡書遂僣俛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
陸公向前給事中嚴公浣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公太真
前大理評事張公象欽風弟子前廉使亞相李公栖筠天
誘厥衷俾揚我法精識通敏言爲世程謝太傅之流也其

時常熟地偏僧多闕行李亞相欲以德撫乃請大師統而正之一化而革心再化而知道三化而闔邑從風大師末年工於圓宗縱心皆是以文字而用不以文字爲病是念佛寫經備行教法置西方社廣淨土因專誦法華經九千餘匝遊四大寺登五老峯遍欲觀古僧得道之所此亦至人之餘事應物如動自視闕然貞元六年十月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其月在開元遇疾忽言曰吾愛夫得道者心如澄溟知如晨曦不染如浮雲自在如遊鴻吾雖非斯人亦未肯以有生爲累其月十一日顧門人維諒我去世

後汝若置塔可歸洞庭故山言畢而逝是夜琉璃色天星
實如雨往往有西方之應覩而不書奉遺命也門人維諒
有文有道獨步當時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列座門
人道超靈俊道濬道稜維誠皆積解以詣空門邁德以藩
象教吾聞古之僧高者述誄與碑自晉朝始也二三子思
吾師盛德將欲鎔黃金勒貞石垂裕後昆使昭昭之教長
燭於人天銘曰

於穆大師立言可經身佩戒光高月亭亭怖魔以祛襲智
以醒如何斯人忽號冥冥天樹春折雲花夜零空留一燈

寂寂青瑩伊昔行道坦坦素履跡雖可攀行不可擬乃知
我師應世無已優游人天自在生死門人維諒躡彼高塵
嶷嶷靈塔紀功於人於山之峯於湖之濱風淒遠鐸月慘
重輪瞻禮雲上如逢化身

強居士傳

人生性靜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者病之源

一作也

故至人觀其靜見萬物之真觀其動見萬物之遇客有強
君隱士之儔也理照涵俗寄於和扁之伎而時人無能知
者子嘗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有統於心而通於物

理其靜爲性其照爲覺覺也者日月之謂乎性也者太虛
之謂乎故理世爲儒可以敷五典理性爲釋可以越四荒
一作流理病爲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遣業疾可亡而世
教罕能迫之故醫王未悉辨也予曰至哉斯言命小子志
之